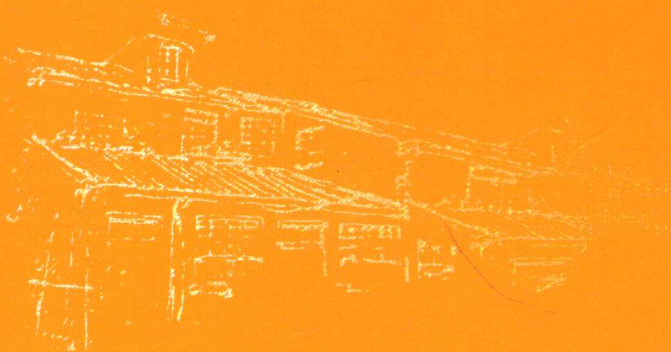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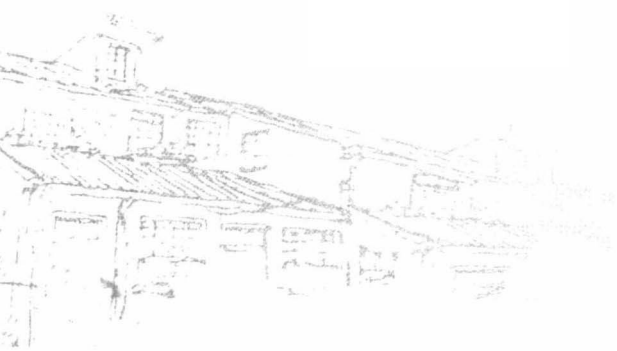




工人新村

上海的
另一种叙事
记忆

管新生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 / 管新生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008-7170-5

I. ①工… II. ①管…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80700号

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李 丹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印制管理中心) (010) 62382916 (职工教育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996 (010) 82075964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55千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印制管理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她自己的记忆。

每一种记忆都有属于她自己的传主。



《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不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纵横、“百乐门”舞厅声色犬马的事，也不关上流社会金枝玉叶的事。

本书站在工人子弟视角而书写的独特记忆，是属于个人的但又不仅仅归于个人，是属于工人新村的但又不仅仅归于工人新村，归根结底，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是属于共和国的“致青春”。

序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思和

管新生兄属牛，生于1949年，长我五岁。他坐在劳动榻车上被父亲拉着、举家搬进杨浦工人新村时，我才呱呱坠地数月。我们虽然算是同时代人，但这五年的差别非同小可。从学历上说，他属于“老三届”的1966届初中生，而我是1969届初中生，受教育的程度不可比肩。从人生经历上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在读初三，准备考高中；而我才小学毕业，连初中也没有读，就懵懵懂懂地进入了社会。所以，作为“老三届”的他，对上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历史有切身的感性认识，而我，多半是从家长们的窃窃私语中获得的间接材料。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近的生活经验：我也是在四五岁时，从黄浦区热闹地带搬到虹口区广中新村居住，开始了视野开阔而且生态丰富的新村生活；我们的中学生时期都是在杨浦区度过，他在双阳中学，我在靖南中学，我们走过同一条柏油马路；双阳路上的杨浦公园，是我与家人经常游览的场所，靖宇



南路附近的控江文化馆，新生兄也一定在那里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这个工人生活区的文化环境对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成长都有过重要的滋养。因此，我读新生兄写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叙事记忆》，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亲切和缠绵。

那时候，我们俩并不认识，但是有共同认识的人。新生兄写到他在双阳中学时语文老师张葆英对他爱护有加，张老师后来调到靖南中学当校长。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我在1967年进校的时候，她已经不当校长了，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没有教过我，所以我在《暗淡岁月》里也没有特别写到她。但是我在写回忆靖南中学的章节时，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位老师，浓眉大眼，端庄优雅。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搞教育革命，组织学生上讲台，让老师们来听课。我被推荐上去讲了一次课，讲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课堂上忽然有人提问：我们学生算什么阶级？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在红卫兵无法无天的时候，谁也不敢说红卫兵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是，根据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学生就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我站在讲台上不知怎样回答，呆若木鸡。这时候张葆英老师站起来发言了，她从容地说：“依我的理解，学生不是一个阶级，只是一个阶层……”后面的话我忘记了，教室又恢复

了正常的秩序。当时，我内心里对张老师充满感激。

新生兄还写到了他如何从文艺青年开始，逐渐走上写作的道路，这一路他写到了许多师友，如居有松、毛炳甫、袁金康、毛时安等，都是我所熟悉的名字。我比新生兄起步晚，学习写作的道路在1970年搬到卢湾区以后才开始，但我与居住在杨浦的发小们始终保持着联系，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成为我的朋友，有的曾经见过几次面，也有的仅有耳闻。沪东工人文化宫的工人创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名气，“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文艺界百花凋零，但他们仗着工人创作的招牌，依然开展文艺活动，以居有松为代表的工人诗人群体相当活跃。居有松的诗现在可能没什么人记得，但他带有苏北口音的激情澎湃的朗诵，当年对杨浦的文艺青年确实有过很大的影响。命运有时候真不可捉摸，在我离开杨浦凤凰村差不多四十年后，杨浦区成立了以工人创作为主的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安排我去担任会长，我与新生兄旋即成为同事。当我们说起这一段前缘时，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天。这种同代人的话题说明了新生兄所写的这一切，虽然是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却写出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感情。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种记忆的地区性和时代性，是有所指的。上海怀旧已经在商业性的时尚风气下蜕变为一种

令人厌倦的模式，意淫的耀祖光宗、符号化的炫富显贵、弄堂里的琐碎隐私，构成媒体海派文化中最俗气的底色，经织染而变得金光闪闪。这种前殖民地文化繁华与糜烂并存的恶之花遗风，此刻成为潜隐在民间文化中的隐形结构，被现代媒体和某些研究者当作神话故事去渲染。我更看重的是海派文化中的另外一个传统——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产生的社会批判文化，体现了来自社会底层和劳动生产一线的工人要求自我解放与真正平等的理想。后一种海派文化传统本身带有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也曾经在权力的影响下被夸大和扭曲，但是它展示的形态与内涵，则有着硬朗、粗狂、刚健、开放等现代文化特征。它是朴素的、民间的，更是有力量的。我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海派文化的两种传统，这是客观存在的两种文化遗产，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的时代要求下进行文化创新，弘扬海派文化的光荣，就不能不对传统进行甄别和梳理，不能把黄浦江底的沉渣都当作宝贝。鉴于这样的理解，我对于杨浦区作协主办的《杨树浦文艺》连载管新生和程小莹两位“杨浦寻踪”的文章，感到由衷的喜欢。

当然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说唯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才是上海文化的代表。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但是在海派文化的复杂含义里，如果少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文化这一块，海

派文化肯定是不完整的；反过来说，工人文化也同样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神，它是上海市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生兄这部回忆性随笔集的时代性和地区性都是非常明确的。时代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地区特指杨浦工业区，是上海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生活区域。但从他笔下呈现出来的，仍然是鲜明而丰富多样的上海生活场景。书中最后一篇随笔写到作者即将结婚，为了新婚住房的独立宽敞，不得不放弃已经用惯的卫生设备和煤气等便利条件，搬出了工人新村，住到又旧又差的旧式弄堂里去。当时没有商品房的概念，除了少数私房以外，其他房子都是租赁国家公房，但是政策又允许私人交换住房，于是民间有专门的交换房屋场所，有点像现在民间盛行的父母代子女说亲配婚。大家自发地聚在某个固定的公共地点，互相交换着住房信息。我家当时从杨浦区搬到卢湾区，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为了在我妈妈的工作单位附近（淮海中路）找房子，我们的选择是放弃独门独户，交换到市中心的地段——这样一种精于计算、各有所得、互不吃亏的民间运作，正体现了上海市民精明老道又善于变通的文化特点。

这本随笔集在《杨树浦文艺》连载时，我每期都粗粗翻阅过，新生兄准备正式出版后，嘱我为之写序。书稿的电子文本在我的电脑里存放了半年，我也一直牵挂着，只

是杂事太多，计划中的写作一拖再拖。这次为了利用假期把序写出，于是认真阅读了一遍。阅读中我偶然发现一个小问题，提出来向新生兄讨教：书中讲了一个巴金的书失而复得的故事，我的专业是研究巴金，这个故事对研究巴金著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传情况很有价值，因此读的时候多留意了一点。新生兄说巴金的这本小说集叫作《萌芽》，书很破旧，封面、扉页均荡然无存，书中包括《春天里的秋天》《雪》《砂丁》《利娜》四部小说，新生兄读得爱不释手。根据这些信息，我猜想新生兄获得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书的封面、扉页被撕，所以可能是送书者（在江西插队落户的作者的弟弟）传递的信息有误。这本书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2卷，书名不可能叫《萌芽》。因为小说集所收的四部小说中，《雪》就是《萌芽》。巴金在1933年根据浙江长兴煤矿事件创作了中篇小说《萌芽》，描写矿工的斗争。他受法国作家左拉的同名小说的影响写了这个题材，所以取名为《萌芽》，由现代书局出版。但不久就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以“煽动阶级斗争”的罪名禁止了。过了几年，巴金把它重新出版时，改名为《雪》，那是在193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版的。其间，巴金还在1934年自费印过一版，书名也叫《雪》。在收入文集时，巴金就沿用了《雪》

的书名。所以，《雪》与《萌芽》是同一本书，不大可能会在书中同时用两个书名。但我感到好奇的是，新生兄是如何获得“萌芽”这个信息的？我希望新生兄在书里继续保留《萌芽》这个书名，以保留当时记忆的真实性。但如果能够把当时获得“萌芽”这个信息的渠道再补充写出，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是为序。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目 录

- 第一章 跨界行动·工人新村 / 1
- 第二章 野蛮小鬼·瞎白相 / 17
- 第三章 书呆子·大种十边 / 33
- 第四章 困难时期·鹅鹅鹅 / 51
- 第五章 抓特务·资本主义尾巴 / 67
- 第六章 竹笛横吹·学工学农 / 87
- 第七章 风乍起·吹皱春水 / 103

第八章 逍遥派·练武习文 / 115

第九章 矿石收音机·“工人一哥” / 135

第十章 毕业分配·进工矿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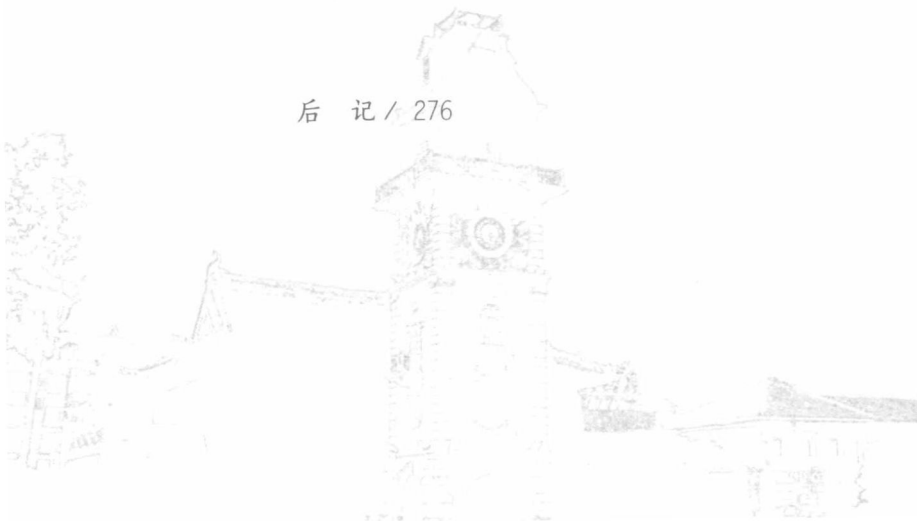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扎根工厂·火红年代 / 169

第十二章 往事如烟·记忆不灭 / 197

第十三章 十年一觉·大学梦 / 219

第十四章 告别新村·重返弄堂 / 255

后 记 / 276



第一章

跨界行动·工人新村





1

上海的城市地标是什么？据史料云，代表上海开埠至今的建筑文化可历史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诞生的以石库门为代表的经典建筑，另一类是体现 1949 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这两种文化范畴，分别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记忆。

而我，是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上帝的命运之手轻轻一个拨弄，便实现了“跨界”行动——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父亲带领着我们，举家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往了杨浦区的控江新村，一下子从石库门迈入了工人新村。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必定连只言片语的发言权也无。

✎ 那年，我实足五岁，属于小赤佬一个，用北方话说，就是小屁孩。据一本已经发黄、发脆、老掉牙了的户口簿记载，那是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

至今在我记忆影像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长长的镜头：父亲埋头弓腰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轮